

文史資料

第二

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專輯(二)

(內部發行)

李仕珍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編

44261/13
文史資料

第二輯

紀念辛亥革命五十周年專輯(二)

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編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

文 史 資 料

第二輯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湖南省委員會編
长沙市經杜中路

湖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

*

1961年12月第一版

1961年12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定价：0.80元

編輯 凡 例

一、本刊選載的資料，大都是作者的親身經歷和見聞，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但由於每個人都有一定的局限性，所述史實可能不盡詳實，觀點可能不盡正確；因此，本刊只在一定範圍內作內部發行，以供有關方面的參考。

二、本刊選載的資料，不拘撰寫體裁，不求內容完整，只要有史料價值，均可選入。

三、本刊所載的資料，歡迎閱者提出補充和訂正。

四、本刊對來稿可加以選錄、刪節和文字上的修改。

目 录

譚延闓統治湖南始末·····	周震麟 (1)
一九一二年回湘籌組国民党支部和办理选举 的經過·····	仇 鳌 (10)
黄兴与明德学堂·····	黄一欧 (19)
回忆在明德学堂执教时的黄克强先生·····	闕幼甫 (28)
回忆秋瑾·····	王时泽 (33)
四十九标辛亥援鄂始末·····	余 韶 (43)
反袁驅湯見聞·····	荆嗣佑 (51)
記楊任常德遇难·····	凌汉秋 (83)
李燮和沪宁革命之經過·····	余煥东 (87)
湖南时务学堂略志·····	唐才質 (91)
湖南陆军小学·····	戴凤翔、楊傳清、陈鵬南 (95)
从清末到北伐軍入湘前的湖南报界·····	張平子 (101)
长沙辛亥光复后的片断見聞·····	陶菊隱 (129)
譚延闓陰謀推翻革命政权·····	張知非 (135)
——焦、陈被害前夕都督府的一場爭論	
一九一〇年长沙飢民抗暴見聞·····	文 斌 (137)

附 載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全国委员会文史資料研究 委员会两年工作总結报告·····	(144)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會議湖南省委员会文史資料研究 工作组一九六一年工作总結报告·····	(158)

譚延闓統治湖南始末

周震麟

(一)

湖南自咸、同以后，許多文官武將，出力鎮壓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被称为“中兴功臣”。他們退职回籍后，地方官吏自巡撫以次，都特別尊重他們，不敢得罪。因此，紳权之大，常能左右一切。当湘籍留学生紛紛回省办学的时候，紳士中有一群特別頑固的人，以王先謙、叶德輝和孔宪教为首，拚命反对开办学堂；而一般青年志士，則認為中国要救亡图存，必須首先多办学堂。于是湖南新旧两派的斗争，突出地表现在教育界。一九〇三年春，胡元倓等开办了私立明德学堂，成了新派的中心。因为該校的教員如黃克强先生、吳祿貞、張繼、苏曼殊和我，都是革命派。頑固派王先謙等，对明德学堂大加指責。两派相互斗争，曾引起多次风波。

明德学堂开办的这年夏天，譚延闓从北京会試归来，应邀来校參觀，当表示热心贊助，并愿为学堂負筹措經費的責任。可是这时他的父亲譚鍾麟还在世。譚鍾麟也是一个頑固派，尽管搜括的民財很富，却不愿出一文錢办学堂。譚延闓的妻子方夫人，出身官僚家庭，陪嫁的金器首飾不少，譚就取出兌換，支援了明德的經費。我們看到他这样热心教育，就把創辦其他私立学堂的

立案、請款和撥給校舍等事情，請他出面和官府及紳士們打交道，以便減少阻力，順利地解決問題。這兩年里，湖南學堂之多，學生之眾，為各省冠。國內外革命同志來到湖南參觀的，莫不驚喜贊賞；而且借參觀的機會，進行革命聯系，彼此互通聲氣。當時的譚延闓，不過是一個熱心教育的紳士而已，關於這些革命活動，我們對他是嚴守秘密的。

辛亥湖南光復前夕，官紳們已經看到了革命迅速發展的形勢。湖北首義後，湖南已呈山雨欲來之勢。對於新的主政人物的選擇，官紳們自然要為他們自身的利益作打算了。他們原來屬意巡防營統領黃忠浩，想把他捧出來維持局面。當時龍璋和譚延闓，都曾向黃勸說過。直到焦、陳起義，殺掉了黃忠浩以後，官紳們才轉而陰謀推戴譚延闓出主省政。

(二)

一九一一年夏曆九月初一，焦達峰、陳作新在長沙領導了起義。我在兩個月以前奉黃克強先生之命，由北京經上海秘密回到湖南，在長沙約集各方面同志秘密開了多次會議，布置軍事，約定夏曆十月起義，並嚴誠毋蹈過去因事機不密以致失敗的覆轍。為了避免暴露，大家要我避居寧鄉原籍，到期派人掩護入省。由於湖北提前起義，湖南勢必提前響應。長沙光復的第五天，由洪春台、洪蘭生派人持焦、陳兩督的安民布告促我晉省。我到省後，看到督署新舊軍人爭功論賞，紀律很差；焦、陳兩督軍書旁午，窮於应付。兩督見我到來，也沒有和我商談革命的具體問題。有一次，我因事到督署会晤焦達峰，他正在案頭擺着一堆禮服樣本，和裁縫工人一道，挑選研究都督制服的式樣。我當時感到他已經

有点陶醉于革命的初步胜利了。

湖南光复后，黄克强先生由上海到武汉主持军事；派譚人凤到长沙，督促出兵援鄂。焦、陈两督正在一心调遣军队援鄂之际，不料新由益阳防地调省的第五十标营长梅馨纵兵叛变，两督以湖南起义首功，竟同遭杀害。梅馨利欲薰心，加以出身留日士官，恃才高，不肯下人，竟充当了戕害革命领袖的刽子手，其结果终身为社会所不齿。

发纵指使这次叛变的主谋者，一般公认是譚延闓所主管的原諮議局；特别是副議長陈树藩（炳煥），为譚出力不小。当湖南光复，一般諮議局議員叫嚷推举譚为都督的时候，他表面上是既不肯，也不拒绝。实际上自从焦、陈以起义首功被推举为正副都督的那一天起，諮議局議員就四出进行诽谤，特别是挑拨新旧两军之间的关系。他们攻击焦都督是“会党”，陈副都督在起义前不过是一个新军中的排长，并强调“维持秩序”，扬言焦、陈两督“年少望浅，不能服众”。大有不达到拥譚篡夺革命政权的阴谋目的不止之势。譚延闓就职伊始，即用都督印信给陈树藩的亲属下委札，不下五十余件，旋又用公费为他们派送了好几个西洋留学生；而陈树藩本人一直做着湖南省财政司长。这种种作法，在当时是人言啧啧的。

焦、陈两督被害后的头两天，市民惶駭，謠言繁兴，說革命派要为焦、陈报仇，反动派还想继续残害焦、陈部属。譚延闓初任都督，一方面感到湖南局势还未稳定；另一方面感到革命党人对他的压力很大，终日胆战心惊，惶恐不安。

恰好这时克强先生来了一封长函给我和譚人凤，对湖南事变作了详尽的指示。内容大致是：为了稳定全局，湖南局面不能

再乱，如果再乱，湖北将会支持不住，其他各省响应亦恐发生迟疑观望，我們再不能失去这次两湖光复千載一时的机会；既然譚延闓已經被推举为都督，就应权且維持他的威信，共同安定湖南。信中一再強調当前首要任务是迅速出兵援鄂；并指定我留在湖南为譚延闓壮胆，調譚人凤返鄂参贊戎机。

我遵照克强先生的指示，表明了个人不做官、不爭权、专做事的态度。于焦、陈被害的第三天，在金盆岭广场召集新旧两军开会演說，人民群众也围聚傾听。我首先代表同盟会和克强先生，旌恤焦、陈两督，以明是非。然后对他們說：現在清朝皇帝还没有退位，敌人的兵力还很强大，因此，摆在我們面前的斗争任务非常严重。大家都是爱国者，革命者，新旧两军决不容許互相歧視，互相排斥；而应该严守紀律，听候黃总司令編調援鄂北伐，共同奋斗。至于湖南的局面，譚延闓既然做了民国的都督，就得革命；既然革命，我們就得維持他的威信。值此革命紧要关头，必須目光远大，顧全大局，才能得到全国各省的响应和支持。最后把汉阳吃紧和湖南省庫空虛的实际情况都告訴了他們。他們都深受感动，热烈鼓掌。我本来带着几万元准备犒劳他們的，他們听說省庫空虛，援鄂餉糈重要，一致表示不受。从此人心日趋安定，很快地組成了第二批援鄂部队，出发援鄂，与湖北起义軍在汉阳并肩苦战，支持了十余日，又共同扼守武昌。

我还同譚延闓一道挽請了刘人熙出任民政司长，龙璋担任湘西巡按使。如上所述，譚延闓第一次督湘，革命党人迫于形势，是支持了他的。

譚延闓的統治地位既趋稳定，就逐步在各方面布置自己的势力。他的政治活动骨干始終是原来的諮議局議員，亦即宪友会

會員。他选派了唐昆臣坐駐北京，通过湯化龙的关系，进而和黎元洪、袁世凱勾結。另外还有一些在京的湘籍官僚为他奔走。唐昆臣从北京向譚延闓密报消息的函电极勤，我在督署經常目击这种情况。至于他們内部的阴谋活动，譚延闓对我是保密的。

(三)

中山先生讓总统位于袁世凱以后，同盟会旋改为国民党，又改总理制为理事制，中山先生任理事长，設国民党本部于北京，派宋教仁（教仁）代为主持党务。教仁头脑明細，手段灵敏，办党数月，袁世凱所支持、利用的共和党不能相与匹敌。临时参議院宣布召集国会，教仁南北奔走活动，党势益振，在国会选举中国国民党已操胜算。当时流言，如由国会产生政府，仍将选举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为正、副总统，教仁为国务总理。于是袁党和共和党都集矢于宋教仁了。

我于一九一二年春，被推为組織政府的湖南省代表，到了北京，曾和袁世凱面談几次。他对于湖南地方关于財政、外务方面的要求，口惠而实不至，只是以官位拉攏个人。我看出他对国民党深怀嫉忌，絕无拥护共和的誠意，不辞而别，回到湖南。当时宋教仁任农林总长，住在三貝子花园（現在的北京动物园）办理党务。我在京时曾和他在暢觀楼同住了一个多月，协助工作，并提醒他对袁世凱严加注意。国会选举完毕，袁世凱暗杀宋教仁案发生，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急电湖南，要我和譚延闓迅速准备长江上游的軍事。我先到江西、安徽，和李烈鈞、柏文蔚商議共同准备，然后到上海参加了布置討袁的會議。会后，中山先生和克强先生仍派我回到湖南，积极准备行动。

一九一三年春，袁世凱帝制自為的陰謀日益暴露。我催促譚延闓加緊布置軍事，他却故意延宕，沒有積極行動。後來雖在革命黨人的壓力下不得不宣布獨立，但不久又取消了獨立。聽說他在致徐世昌的密電中有這樣一段話：“湖南獨立，水到渠成，延闓不任其咎；湖南取消獨立，瓜熟蒂落，延闓不居其功。”這就表明了他當時的兩面態度。在取消獨立的前夕，他害怕革命黨人據湘討袁，便縱容袁世凱收買的奸徒向瑞琮等，放火焚毀了我們艱苦經營的軍械局，企圖用消滅革命武器的辦法，迫使革命黨人離開湖南。取消獨立之後，譚延闓還想戀棧投降，但是，袁世凱却認為他不可靠，並且要把北洋勢力伸展到西南門戶的湖南，就改派了湯薌銘督湘。譚延闓在湯薌銘抵湘前離省，後來竟無耻地入京向袁世凱請罪。湯薌銘下車伊始，就大量捕殺革命黨人，殘酷地鎮壓革命。

(四)

一九一六年討袁軍事結束，中山先生和克強先生回到上海，籌商對付北洋軍閥的策略。我主張克強先生親自督湘，以便領導西南各省，應付非常。這時譚延闓也在上海，表面上附和，背地里卻從北京通過黎元洪由段祺瑞發表了他自己二次督湘。接着黃克強、蔡松坡兩先生相繼逝世，革命黨人失去了軍事長城，直皖兩派軍閥更加輕視西南，曹錕陳兵湘鄂之間，北洋軍閥勢力日益囂張。譚延闓也因黃、蔡兩先生的逝世而減輕了對湖南革命黨人的顧慮，專心致志地去巩固他自己在湖南的統治地位了。

一九一七年，段祺瑞承襲袁世凱的故技，撤換了譚延闓，改派傅良佐督湘。傅良佐在湘沒有實力，不久就因劉建藩、林修梅

在零陵起义而被驅逐下台。段祺瑞又派拥有兵力的北洋軍閥张敬尧督湘。这时直系軍閥吳佩孚进据湖南衡阳、宝庆一带，譚延闓率部据守湘南郴、永一隅。适值直、皖关系日益恶化，譚延闓联合直系，吳佩孚讓出衡、宝，回师鄂、豫。到一九二〇年六月，譚乘张敬尧被驅逐的机会，实现了三次督湘。

湖南自譚延闓取消独立以后，經過湯薌銘、傅良佐和张敬尧等北洋軍閥的殘酷統治，人民受尽了痛苦，革命党人或惨遭屠杀，或被迫流亡。其他各省情况也相类似。但是，中山先生始終沒有因革命实力遭受挫折而气馁，而是百折不回、再接再厉地領導着革命繼續前进。

(五)

一九二〇年，中山先生在上海决定北伐大計，先使陈炯明、許崇智率援閩粵軍回粵，驅逐旧桂系莫荣新、沈鴻英等；随即号召国会議員南下，凑足法定人数，正式开会于广州，选举总统，成立革命政府，然后大举北伐。这年夏天，我代表中山先生到福建漳州会晤陈炯明和許崇智，商定回粵計劃。陈、許主张我回湖南說服譚延闓分兵入北江声援，并議定由中山先生筹措开拔費用；湘軍进入粵境，即可由粵方供給餉糈。我回上海报告，中山先生完全同意，命我积极进行。我先用个人名义，写信給譚延闓，传达了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計和对湖南的要求。譚延闓回信唯唯从命。我即持中山先生手函回湖南面交譚延闓。我到长沙不久，中山先生又派李执中、覃振、柏文蔚和张繼先后来长协助工作。我就放手召集各軍的軍官和士兵开会，宣布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計，以及对于湖南軍人发揚革命传统的期望，給予他們以极大的

鼓舞。当时駐省軍官魯滌平、陈嘉祐，駐醴陵第六区司令李仲麟，都积极拥护中山先生北伐，各自調遣所部，集結省城待命。而譚延闓則态度冷淡，故意延宕，不肯发布出兵明令。直到一九二〇年八月，援閩粵軍如期发动了，譚延闓还是处之淡然，邀請吳敬恒、章太炎等来湘演說，游山玩水，酒食征逐，无視中山先生的北伐大計。我催促他早日出兵，說得舌敝唇焦，他还是推諉不決。于是我决計和湘軍將領合作倒譚。議定推赵恒惕为总司令，林支宇为省长。与此同时，张振武杀了不服調遣的蕭昌熾；廖家栋率第三旅会合各軍，逼近省城。我認为倒譚时机已經成熟，就委托护法国會議員陈嘉会劝譚延闓自动离开湖南。譚打电话向我哀請等安葬了他的夫人再走，因为他的夫人死在上海，灵柩正在运回湖南的途中。我回答他說：“为了維持省城秩序，为了保証你的安全，务必馬上离开。至于使你不能够为夫人亲营葬事，我不久回上海当面道歉。”他只得忍痛登舟，回到上海去了。

倒譚以后，陈嘉祐等率兵到了韶关，声援援閩粵軍回粵，驅逐了旧桂系莫荣新、沈鴻英等。于是中山先生重返广州，組織大元帅府。不料赵恒惕在我赴粵复命的时候，竟背信弃义地在长沙惨杀了李仲麟等，又成了中山先生北伐的障碍。

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在广东叛变以后，中山先生和其他革命同志多集中在上海。不久，許崇智奉命率粵軍和新桂軍討逆。叛將洪兆麟賴世璜等，向我和李烈鈞表示悔改，愿意立功贖罪，欢迎我和李烈鈞去粵。同时，留粵滇軍欢迎楊庶堪。譚延闓这时也在上海，向我表示悔悟。我正感革命武装力量薄弱，認为譚延闓如果真有悔悟之心，忠誠地参加革命，还可以号召湘軍旧部魯滌平、陈嘉祐等，提兵相助，以壮革命声势。因此，重新介紹他加入

中国国民党，晋謁中山先生。譚延闓在辛亥革命后加入过同盟会和国民党，但和中山先生的会見，这还是第一次。一九二二年夏历除夕，李烈鈞、楊庶堪、譚延闓和我四人，随同中山先生由上海搭乘海輪駛赴广州。

譚延闓到了广东以后，还是不忘情湖南的地盘。他的党徒曾包围中山先生，想借中山先生之力恢复他在湖南的統治地位。但是，这在事实上已經成为不可能了。

关于譚延闓統治湖南始末，仅就个人接触所及，回忆如上。湖南的老年人士，知道詳情的还有不少，尙望补其缺漏，正其疏失。

一九一二年回湘籌組國民黨支部 和辦理選舉的經過

仇 鰲

辛亥革命以後，以袁世凱為代表的反動封建軍閥篡奪了政權；同盟會內部起了分化，組織趨于渙散，成員中有一些人實際上離開了組織，有一些人則另樹旗幟，組織了中華民國聯合會和民社等團體。原來代表資產階級改良派的憲友會和辛亥俱樂部取消了，其成員分別組織了共和建設討論會、共和統一黨和國民協進會等團體。不久，這些原非同盟會的團體和由同盟會分化出來的團體，合併組成統一黨，以後又進一步擴大組織，並改名為共和黨。與此同時，還產生了統一共和黨、國民共進會、國民公黨、共和實進會、民國公會、共和促進會和國民新政社等較小的團體。

當時參議院中，還是以同盟會為第一大黨；與同盟會相抗衡的共和黨為第二大黨；介乎二者之間的統一共和黨為第三大黨；此外就是以上列舉的那一些小黨派。同盟會雖然是第一大黨，卻沒有能夠占到壓倒的多數。同盟會面臨着同袁世凱及與其相援結的共和黨在參議院內、外的鬥爭，同時又處於小黨林立的形勢。這對同盟會顯然是不利的。為了改變這種形勢，同盟會的主要骨幹分子宋教仁主張聯合政治主張相接近的一些小

党派組成一个压倒一切的大党。經過他和其他同志的努力，在一九一二年八月，同盟会便和参議院內的第三大党——統一共和党，还有其他一些小党——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等，合并改組为国民党。

当时，国民党的政治斗争任务就是爭取在改选后的参、众两院中占有压倒一切的多数議席，并进而使本党以国会多数派的地位，組織責任內閣，掌握政权。宋教仁和其他党内同志都主张：将来的正式总統，虽可繼續选举袁世凱，但是政治大权应归內閣；而內閣必須由本党以国会多数派来組織，才能根据約法發揮政党的責任內閣制的精神，使国家走上民主政治的正軌。要实现这一目的，則必須在全国范围内，办一次胜利的选举。为了要取得选举的胜利，又必須把全国各地的党部，好好地組織起来。

国民党北京总部成立以后，馬上做出詳細計劃：第一、派人到各省成立国民党支部；第二、掌握各省、县的选举，进行一次胜利的竞选；第三、取得国会及省、县議會中的压倒多数，坚持議會民主制；第四、及早准备組織强有力的、名副其实的責任內閣，并且預定以宋教仁担任內閣总理。

为了实现上述計劃，同盟会还在未改組以前，就已注意物色各省組党和掌握选举的負責人。当时各省的情况不一样，有的比較复杂混乱，象湖南就是如此。对于这些情况复杂混乱的省份，人选更宜郑重考虑。

湖南在辛亥起义以后不久，革命派的焦达峰、陈作新两都督，被反动分子杀害；原属宪政派的譚延闓，因利乘便，繼任都督。当时湖南政局极不安定。同盟会对焦、陈被害，深为憤

慨。反动势力虽然阴谋杀害了焦、陈，但同盟会所领导的革命势力仍居优势，不能不使他們反側不安。湖南响应首义比較仓促，同盟会对政治工作的准备不足，干练一些的人当时又都不在湖南；比較有办法的，只有一个原任司法司长的洪春台，隐隐成为湖南同盟会的重心，不幸在这时候死了。湖南方面向北京請示，要求派人回去主持。

同盟会在北京的負責人要派我回湖南，負責党务和选举工作。那时国民党改組正在进行，成立大会还没有开，总部还没有成立。作为一个老同盟会會員，对于同盟会改組为国民党和进一步經過竞选而成为議會中的多数派以實現政党的責任內閣的計劃，我是始終与聞，而且完全贊同的。但是我当时在北京办报(亚东新聞)，无意办党和从政，所以对于回湘的使命，再三推辞，不肯担任。經過北京負責方面的再三敦促，并同意了我所提出的在办理改組和选举工作后引退的条件后，我才接受任务，于一九一二年六、七月間回到湖南，筹备党的改組工作，并負責掌握湖南的选举。

当时湖南政治上是怎样一种情况呢？这里不得不追述一下会党在湖南首义中所起的作用和由此而产生的某些影响。

同盟会和以前的华兴会，一貫以联络、利用会党作为革命的主要策略之一。一九〇六年湖南哥老会的焦达峰加入同盟会，后来被推为調查部长，专負联络各省秘密会党的任务。他联络各省会党首領，共同发起組織共进会，作为同盟会的外围团体，运动三合、哥老、洪江、孝义等会党，共同参加革命工作。一九〇九年，焦达峰往来湘鄂之間，在汉口設立共进会的总机关，在长沙設机关部。在共进会的策动下，两湖的革命运动有了长